

婦女／性別研究 論說攤開看

1999.5.13
上卷B

英國大學的女性研究學系，在教學、研究與報告發表方面均享有極高的國際聲譽，因此，英國教育文化部特別在這個充滿母性光輝的五月，邀請八所知名英國大學的資深教授來台，與台灣婦女／性別研究人士進行學術交流訪問。

此次安排的各項活動自昨日起，於誠品書店敦南店、台灣大學及中央大學等地，會陸續舉辦多場有關婦女及性別研究的英文演講會。演講主題包括有：婦女研究中的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兒童與母職的建構、後現代之性轉化、情慾與公民權、性別－權力與懲罰、性別－文化與社群等議題。

婦女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日前，莫霖麥克尼爾博士(Dr. Maureen McNeil, Lancaster University)於誠品書店敦南店B2視聽室談婦女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Women's Studies: Some reflections on i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在這次演講中，麥克尼爾以思考英國及北美婦女研究的起源為始，尤其將婦女研究視為是一種讓女性有可見度，並足以挑戰「男性主流」學術假設的方式。

會中，麥克尼爾回顧婦女研究介入高等教育的一些知識論以及政治面向等問題，並探討一九九〇年代婦女研究的意義變化，包括諸多對婦女研究的攻擊，以及婦女研究在學院與廣泛社會脈絡中，對這些變化所做出的調整與適應。

演說中，將現今英國與北美婦女研究中耕耘的人，所面對的挑戰帶入會中討論，並陳述此一新領域自從在學術圈中出現以來，已經確實發生過一些變化，包括它自己領域中的變化，以及更寬廣地在其他學術領域和高等教育機構中的變化。最後，提及最近一期女性主義期刊《差別》(一

九九八)所關注的焦點，思考未來婦女研究的可能展望，並邀請讀者針對台灣婦女研究的未來做些回應。

自傳與口述歷史理論與方法的運用

女性研究計畫協調代表克麗絲丁然羅札克(Christine Zmroczek, Roehampton Institute)則就她在羅漢普頓研究中心所做的婦女研究中提出具體例子，講述她在自己的教學和研究中，如何將自傳與口述歷史(Autobiography and Oral History in Women's Studies)的理論、方法運用於婦女議題的研究中，並談它對婦女研究的價值。

克麗絲丁然羅札克表示，自傳和口述歷史的功能，是將過去未被述說、無法被看見、沒有被聽見的生命記憶和經驗，提升到優先被人關注的地位，因而可能挑戰並促成知識的創造；同時也將婦女研究與女性主義的目標高度地相關聯起來。

透過研究並重新審視的過程中，克麗絲丁說，那些經常在歷史研究中被錯置、或錯失的女性生命與經驗之諸多細節便會浮現出來，以完整的面貌再次呈現，或甚至徹底改變我們原先所認知的圖像，而開啓先前未被開發、或使遭忽略的領域得以再現。藉此

，女性主義「個人即政治」的理念得以好好展現。

克麗絲丁表示，自傳與口述歷史也提出了一些具啟發性的理論問題。如果我們正面迎接這些問題，它們將導向教學和研究的重新評估，同時，也重新修訂我們對「歷史」(History VS. Herstory)的看法。

童年與母職的建構

歐美女性主義理論一直都非常重視母職——做為一個活動以及一個認同。雖然她們所著重的重點不同，然而大部分研究都有著雙重的目標：第一，要肯定並珍視女人在母職中所做的工作；第二，要尋找一些方式，以便讓母職在孩子們有意識及無意識的生活中達成性別平等。

歐美女性主義在母職方面的研究成果固然很有價值，然而卻還沒有對「兒童」「童年」進行理論的思考，史蒂芬妮勞樂(Dr. Stephanie Lawler, The University of Durham)表示，這些範疇多半被視為天生的：好像「我們」已經知道它們是什麼似的。

「母職——就其定義本身而言——就是以她和童年／兒童及其(被假設的)需要為基礎的。」在這次的演講中，勞樂提出，在分析母職的角色時我們也需要將童年理論化，以便對母職與童年

都提出一個激進的解釋。同時，也針對生殖科技在這個互動關係中可能帶來的改變進行檢視。

危機焦慮、童年與危機性化

史第福傑克森教授(Professor Stevi Jackson, University of York)則指出，到目前為止，運用危機與危機焦慮理論來探究性別和世代議題的關注尚嫌不足。在這個領域中，除了廣泛流傳著關於兒童危機的公共焦慮之外，關於童年的研究尤其少見。因此，這次演講中，她特別著重於當今西方環繞童年與性慾論述中的一些矛盾，及這種危機焦慮對兒童生活的實質影響；探討與兒童相關的危機焦慮的性化，以危機焦慮、童年與危機性化(Risk Anxiety, Childhood and the Sexualization of Risk)為題發表演說。

傑克森認為，「童年也是社會建構」出的概念，此概念建構的基點就是將兒童「特殊化」，視為需要受到特別照顧、愛護的對象，同時也將之「特殊化」為一種受到珍視的存在狀態，而使得兒童與童年都變成危機與焦慮的場域。此一危機焦慮又因而反過來加強建構「童年」，並鞏固它的邊界——用保護兒童避免面對特定危機，來定義童年的特性和兒童本身的「天性」。

正如同兒童被建構成一個「特殊」的存在範疇，性也被建構成社會生活的「特殊」面向，具有獨特的愉悅卻又潛藏著危險。童年和性不只各自被孤立成為特殊的存在範疇，它們也被認為是相互有害的——尤其當「純真」的狀態漸漸被視為「正常」兒童的基本特質時，性就愈來愈被視為和「純真」相對立；然而純真也同時被色情化，反而更強化我們所創造的各種焦慮。

但成人對於那些日益嚴重的兒童性侵害、性虐待等問題的焦慮，難道是不必要且多餘的焦慮嗎？傑克森表示，當然，以虐待(abuse)的形式出現的兒童性危機是非常真實的；可是，當大部分的性虐待都是由熟人所為之時，公眾的焦慮和學校安全教育的焦點卻始終只集中於「危險陌生人」上。傑克森認為，事實上，這些成人的焦慮反而常常是在限制兒童的生活，而並非是在提供兒童有效的保護。

